



亚兹德琐罗亚斯德教火神庙的圣火，从公元 470 年燃烧至今

在伊朗寻找“拜火教”遗迹

◎ 文 / 王甲红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有大量情节是以明教拜火为场景展开的，绝美的波斯圣处女小昭和有着怪异武功的圣火令使者令人记忆深刻。但明教并非拜火教。明教源于古伊朗的摩尼教，拜火则是祆教的特征，金庸先生将两者结合，给小说增添了诸多神秘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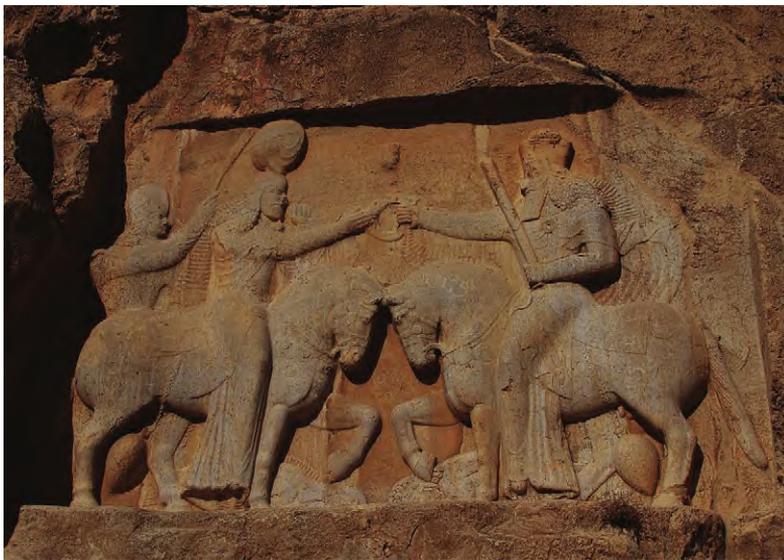
祆教源于古伊朗另外一个更加古老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这一宗教在传入中国后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民间称之为“拜火教”。金庸先生巨大的影响力使得“拜火教”成为伊朗在国人心中的关键词之一，激起了无数国人的好奇心，也使得探访“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成为我走进伊朗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现存世界上最古老宗教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结束，但琐罗亚斯德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竞争者。先知琐罗

亚斯德是这一宗教的创立者，他的出生时间从公元前 16 世纪到公元前 6 世纪都有可能，成为了学者们永久争论的话题。尽管现今世界上琐罗亚斯德教的教徒大概只有 15 万人，但它对后期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宗教都从琐罗亚斯德教吸取了一些宗教内容或仪式，有的保留至今。由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琐罗亚斯德教被史学家们尊称为“世界第五大宗教”。

无论对琐罗亚斯德教创始年代有多少争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 550 年到公元前 330 年），琐罗亚斯德教已经被奉为国教，在萨珊帝国时期（公元 224 年到 651 年），琐罗亚斯德教达到全盛，拜火圣坛遍布各地。

随着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伊斯兰教成为主流宗教，琐



琐罗亚斯德教迅速衰落了。亚兹德和克尔曼成为琐罗亚斯德教在伊朗的最后堡垒。

我瞻仰了亚兹德琐罗亚斯德教火神庙中燃烧了1500年的圣火，走访了伊斯法罕西郊山顶上的一处拜火坛遗迹，也凭吊了亚兹德郊区琐罗亚斯德教徒进行天葬的寂静塔。而在纳克希鲁斯塔姆山的绝壁上我更体会到琐罗亚斯德教曾经的尊崇与辉煌——波斯帝王们的墓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众生，他们都恪守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制，墓穴下的一组浮雕表现了琐罗亚斯德教主神向国王授予王权，而在这皇家陵寝的对面则矗立着琐罗亚斯德教的火神殿。

琐罗亚斯德教 崇尚光明倡导向善

琐罗亚斯德教主要教义善恶二元论，以颂歌的方式体现在其宗教经典《阿维斯陀经》中。琐罗亚斯德教主神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这个世界存在善恶两大本原，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创造了六大从神和世间一切善物，而恶界之首阿赫里曼创造了一切邪恶事物，善恶长期斗争，而善终战

- ① 纳克希鲁斯塔姆波斯帝王陵墓前的琐罗亚斯德教火神殿
② 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寂静塔
③ 琐罗亚斯德教主神授予国王象征王权的圆环

胜恶。琐罗亚斯德教规定信徒必须遵守基本道德准则——三善原则：善思、善言、善行。

阿胡拉马兹达这位代表着光明和正义的最高神祇，其形象经常被塑造为人与鹰的复合体，面目和上身是庄严的人像，身体下有一个圆环，两边张开巨大的双翼，最下部是鹰尾。右手展开向上作祝福状，要人们记住高尚的事物和去天堂的路径，左手持有光环，那是承诺之环，提醒教徒遵循自己的诺言；身上有三层羽毛，代表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善原则”；中央光盘是一个无尽的环，象征着精神永恒不朽；从中央光环下垂的两条绶带，象征着人所面临的二元选择，要么行善，要么作恶，这代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

琐罗亚斯德教强调对火的崇拜，把火作为主神阿胡拉马兹达光明与生命的象征，在《阿维斯陀经》中有专门的

拜火祷文，在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火神庙中保存着已经燃烧了 1500 年的圣火，迄今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依然在进行“颂火”仪式。按照先知的指示，教徒每天需要五次站在圣火前祈祷。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的组织都依托着拜火坛进行。在琐罗亚斯德教全盛时期，拜火坛遍布全国，目前仍有多处遗存。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死后，尸体会污染土地、水和空气，甚至实施火葬亦是对圣火的玷污，只有天葬才是最好的选择，在亚兹德郊区的三座寂静塔，即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天葬台。

正是由于琐罗亚斯德教对火的崇拜，琐罗亚斯德教徒经常被称之为“拜火教徒”，但伊朗琐罗亚斯德教中的智者非常反感这一称呼，他们认为在火前祈祷与在圣像或十字架前祈祷一样。

在亚兹德火神庙，我瞻仰着保存在玻璃幕内跳动的圣火，强烈地感受到那代表着阿胡拉马兹达的神秘力量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的虔诚。这一团火焰辗转多地到达亚兹德，它经历了 1500 年的风雨飘摇，至今仍在熊熊燃烧。有多少人曾经为挽救为保存这一团圣火而作出努力和牺牲！是谁在严酷的迫害下从拜火坛偷偷藏起一根燃烧的木柴，又是哪些虔诚的教徒在数万个日日夜夜里保存这一团圣火？相信一定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历史迷雾中的琐罗亚斯德

由于年代久远，琐罗亚斯德的生平已成为一团迷雾，关于他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时间存在着很多差异巨大的版本，而关于他生平的描述更多是距离他遥远的后人进行整理的。他更像是生存在半真实半神话的描述中，在这一点上与佛教经典中的佛祖释迦牟尼和圣经中的耶稣有某种相似之处。

波斯帝国和萨珊帝国的统治阶层以及各地区的人们都强烈希望这位伊朗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先知出生于他们的土地，所以关于他的出生地有着很多不同的版本，从阿塞拜疆到伊朗的雷伊（德黑兰南约 40 公里）到阿富汗的锡斯坦都被传说是他的出生地。

而为了提高他的声望，有人甚至宣称他出生于公元前 6000 年的蛮荒时代。而又有人认为他出生于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几百年时间，也就是波斯帝国建国之初（公元前 600 年前后）。但更多的历史学家根据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陀经》的语言特征判断，相比较接近事实的看法是他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出生在伊朗东部。但经过口口相传和经年累月无数次的修改，语言特征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就不得而知了。

尽管他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流传至今，而关于他

的生平，仍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他出生在半游牧半农耕的社会环境中，这从他自己的名字（拥有骆驼的人）和亲人的名字可以很形象地体现出来，他的父亲名为普鲁沙斯帕（灰色的马），他的母亲名为杜格杜赫（奶酪制作者），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游牧民族的特点和生活气息，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他幼年时在马群和驼群中嬉戏的场景。他认为“当畜群进入牧场，公羊意欲交配之时，正是最理想的拜神的季节”。而在现今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教村落沙利发巴特村的祭司看来，使用牛尿清洗是清除污染的正确方法，而牛尿也被用来祭祀。这种古朴的宗教观念被认为是传承于琐罗亚斯德，是最高神祇阿胡拉马兹达对他的启示。由此可知，在琐罗亚斯德的年代和地区，畜牧业在生活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也可以看到他的宗教是何等朴素。

在琐罗亚斯德的年代，人们信仰多神教，他的家族是祭司家族，他也是一位神职人员，从 20 岁开始即从事祭祀行业，是古老宗教的一位唱诗祭司。

他在 30 岁时顿悟，他感受到一位神祇的召唤，感受到他在与这位神祇对话，从对话中悟到了真谛，并代表这位神祇的利益创立了新的教义。他崇拜这位最高的、超越一切的、拟人化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但他并没有否认之前的神祇，而是把之前的六位神祇转化为阿胡拉马兹达的助手，并保留一些其他的神祇，但认为所有神祇都是由阿胡拉马兹达所创造。实质上，包括阿胡拉马兹达在内的众多神祇都不是琐罗亚斯德所创，他只是对神祇体系加以改造，把阿胡拉马兹达突出出来并极端神圣化。这样的神祇体系趋向于一神教，是向一神化的过渡，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位改革者，一位集大成者。而从政治角度分析，这样的神祇体系改造应该会得到志向远大的统治阶层的支持，但也会招致原有宗教人士和信徒的强烈反对。

阿胡拉马兹达的六大从神分别代表着最高神祇阿胡拉马兹达的优良品质：智慧与善良、至诚与圣洁、力量与威仪、完美与健康、永恒与不朽和谦逊与慈爱。从琐罗亚斯德所定义的阿胡拉马兹达的品质和其在六大神祇身上的体现可以看到琐罗亚斯德理想的精神世界。

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

尽管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祇结构和教义看起来近乎完美，但他在故乡近十年的传教生涯中，唯一的支持者是他的表兄。实际上当地的人非常仇视他的宗教理论，“我将逃往何处，逃到哪里去？他们将我与贵族、我的同伴隔离开来，人民不欢迎我……这个国家虚伪的统治者也不欢迎”。直到后来他才得到远方一位国王的支持，这位国王

也终生为琐罗亚斯德教而战。这也印证了他对神祇体系的改造是迎合了有着远大抱负的统治者的需求，而没有王权的支持，改变原有大众信仰的变革是难以得到响应的。

如同在久远的将来和遥远的东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大汉皇帝的支持，儒家学说和政治合二为一，儒家学说开始得到传播，而汉室政权更加稳固一样，满足统治者需求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权力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关于这种结合，在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中有着非常形象的描述。在 10 年时间传教无成之后，琐罗亚斯德也在苦苦思索，也在寻求某种机遇，于是他离开故乡去传经布道。40 岁时，他到达卡维维什塔斯帕的国土（卡维是伊朗东部从部落时期过渡为首邦制时期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医好了国王的骏马，他的医术得到了国王的认可，他的教义得到了王国内统治阶层包括国王兄弟、王后、王子和股肱大臣的支持，之后琐罗亚斯德把女儿嫁给了大臣，而娶这位大臣的侄女为第三个妻子。琐罗亚斯德通过联姻稳定了这种政教结合的关系。

高举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大旗的卡维维什塔斯帕是否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扩土

的战争并不确定，但是琐罗亚斯德教确实传播到了卡维维什塔斯帕的国土之外，而在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过程中，也招致了异教徒的反抗，招致了残酷的战争，卡维维什塔斯帕则始终坚定地支持着琐罗亚斯德。

作为一名唱诗祭司，琐罗亚斯德用他的语言谱写着宗教颂歌，用颂歌来宣扬他的教义，宣扬他的学说，极富感染力地影响着世人。随着琐罗亚斯德教的传播，他的颂歌也被广泛接受和传唱，以此为原本的琐罗亚斯德教颂歌体系成为宗教经典《阿维斯陀经》，而这部经典也成为伊朗民族史上最古老的文学作品。

在他 77 岁又 40 天时，琐罗亚斯德殉道了，他在神庙中被异教徒杀死。但他却永生于他所创造的宗教体系，经过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

琐罗亚斯德还永生于德国哲学家尼采的散文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音乐家施特劳斯的同名交响诗中。这里的查拉图斯特拉即是琐罗亚斯德，尼采利用这位古老的波斯先知作为他思想的代言人，他赋予琐罗亚斯德一个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形象，通过琐罗亚斯德来阐述他最重要的思想。而作曲家施特劳斯则用音乐进行更为形象和扣人

心弦的表述。两位伟大的哲学家跨越数千年的思想碰撞，吟唱者与作曲家跨越数千年的琴瑟相和绝非偶然，这样的碰撞和相会产生了人类历史上不朽的篇章。

在亚兹德的琐罗亚斯德火神庙中悬挂着一幅后人创作的琐罗亚斯德画像。画像中，初升的太阳染红了远处的地平线，他被描绘成一位站立在原野中的白衣飘飘的智者，



琐罗亚斯德画像

右手食指向上，正在向面前的人群传经布道，指引着人们去向善，他的头部散射着光芒，他的智慧正在照亮苍生。我站在画像下，似乎感受到他曾在草原上、在沙漠中寂然而行，身边只有少数追随者，他在昂首问天，为什么他的教义不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可以感受到他走过日出，走过黄昏，去寻找一位认可他教义的国王，那种孜孜不倦渴望的表情令人动容；也可以感受到，他在国王的支持下，四处吟唱布教，向人们传递行善的理念，并与旧宗教进行激烈辩论而获胜的激动。他可曾想到，在他身后，琐罗亚斯德教传布到他的脚步从未履及的地区，而他的思想影响了数千年的千百万人。

无法从传说和史诗中找到这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但在若干一段时

间后，波斯王国的国王们征服了琐罗亚斯德教流传的地区，也许是波斯国王们认识到这一趋向一神论的宗教可以帮助他们稳定王国的统治，也许是这一宗教宣扬的善恶二元论等宗教教义契合波斯的民族精神，琐罗亚斯德教成为了波斯帝国的国教，波斯的王子在 5 岁时就被要求拜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为师，并背诵《阿维斯陀经》。萨珊帝国的创立者阿尔达希尔认为“宗教是王权的基础，王权保护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进一步得到梳理，教会组织继续完善，宗教仪式更加程式化，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帝国时期达到全盛。

随着萨珊帝国被阿拉伯人入侵和伊斯兰化，琐罗亚斯德教迅速衰落。在伊朗本土，目前只在亚兹德和克尔曼地区还有部分琐罗亚斯德教徒。

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

古代伊朗位于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通过丝绸之路，琐罗亚斯德教在公元前 3 世纪（大约在战国末期）即开始传入新疆地区，汉朝时期（古伊朗的帕提亚王朝时期，史称安息）开始传入中国内地，最初被称为胡天教，后被称

为火祆教、祆教，民间称之为“拜火教”。随着阿拉伯人战败萨珊帝国，琐罗亚斯德教也被迫向中亚发展。

而唐朝颇具世界主义观，各种宗教和文化在长安都有一席之地，祆教在中国也曾兴盛一时。

公元 661 年，亡国后的萨珊王子卑路斯曾被唐朝封为波斯都督府都督，其子泥涅师和孙蒲桑先后被唐朝封为波斯王。大批萨珊贵族跟随卑路斯到达长安，王族后裔、贵族和使者等很多在唐朝担任各级官职。波斯和中亚的粟特商人也通过陆路和海路大规模到达中国通商。随着波斯贵族及大量波斯和粟特商人在中国定居，祆教迅速流传，尽管政府并不鼓励翻译琐罗亚斯德教经典和大规模传教，但仍有一些汉族居民信仰祆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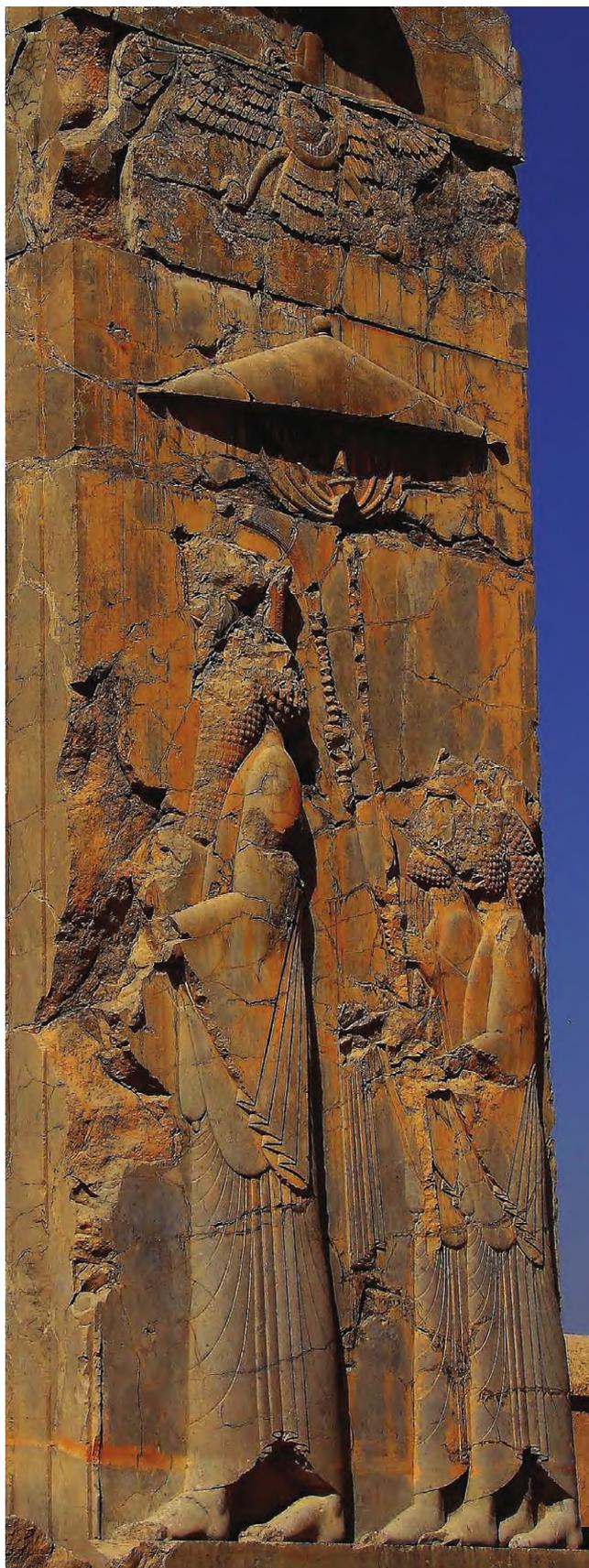
长安和洛阳作为唐朝的两大都市，都曾建立祆教寺庙，长安有 5 座，洛阳有 4 座，其中有详细记载的长安崇化坊祆寺修建于公元 631 年的唐太宗时期。直到唐朝晚期，距离萨珊帝国灭亡已 200 余年，在中国的波斯人依然在信仰祆教。经过公元 845 年前后晚唐时期的会昌灭法，祆教遭受了沉重打击。

到宋朝时期，尽管祆教已经式微，但祆庙和祆祠却被纳入官方管理，与中国固有的城隍庙等一样，享受官方规定的祭祀标准了。到元朝时期，祆教已基本湮灭。经过更加漫长的历史变革，祆教已经只保留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之中了，而祆教元素经过嬗变，也许在民俗活动中还保留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痕迹。

修建于北宋年间的山西介休祆神楼可能是我国目前仅存的祆教建筑，明朝曾下诏毁“淫祠”改为三结义庙，后进行重修，其建筑格局和雕塑是否保留原貌却不得而知了。这座供奉着桃园三结义刘关张的纯粹中国风格的建筑中，似乎看不到其与琐罗亚斯德教有关联的蛛丝马迹，只有寺内的雕塑用并不清晰的符号在暗示着某种寓意，跨越数千里穿越千年，来自古波斯的宗教在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抹似乎不愿被拂去的印记。

探访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一次神秘的旅行。登上伊斯法罕西郊的山顶，拜访寂然挺立的拜火坛，夕阳将它长长的影子拖曳在地上，余晖为它披上神秘的色彩；走进亚兹德的祆教寺庙，目睹着 1500 年的圣火在闪烁，眼前幻化着世代拜火的人影幢幢；攀爬上亚兹德近郊傲然挺立的寂静塔，遥想着这里曾经举行的丧葬仪式，遥想着有多少古波斯人的魂灵从这里升入他们心中的天堂。

眼前浮现着那位远古的祭司，他在牛群间，在人群中歌唱，歌唱那被传唱数千年的宗教颂歌。



波斯帝王薛西斯一世浮雕，其头顶是阿胡拉马兹达